



苏格兰女王的悲剧

玛丽·斯图亚特传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侯焕阁 译

Mary Stuart



上海远东出版社



苏格兰女王的悲剧

玛丽·斯图亚特传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侯焕阁 译

Mary Stuart



上海遠東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郁文
装帧设计：零语设计
版式设计：李如琬

苏格兰女王的悲剧 玛丽·斯图亚特传

著者：[奥]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侯焕阁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http: 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323 千字

印张：17.5

印数：1—5100

ISBN 7—80706—063—8/K·45 定价：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2594779)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555 分机

唯有那短短的两年，风暴骤起——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成了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气势磅礴的悲剧。……那两年的狂飙使她超越了自己，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中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扼杀了她心中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仍活在诗歌和争论中，却又只能归功于她的激情。

如果说，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事情用不着细细思量，那么，谜却能激发创造性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扑朔迷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待我们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阐释。历史问题有时具有谜一般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悲剧就是典型而出色的例子。在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人女人像她那样引出了如此之多的著述——戏剧、小说、传记和论文。三百多年来，她没完没了地拨动作家的心弦，吸引学者的兴趣。她的形象至今仍然以一种莫名的力量揪住我们的心。

有许多人致力于表现及解释玛丽·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但种种努力其结果表现出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的矛盾：有人说她是杀人凶手，有人说她是女中英烈，有人说她是笨拙的阴谋家，有人说她是圣洁的无辜者，似乎未必有另一个女人会在众人的笔下表现出如此的不同。但是，说来奇怪，她的各副面貌所以如此大相径庭，并不是因为留传至今的材料贫乏，而是因为材料浩瀚得让人茫然失措。保存下来的文件、记录、证书、书信和笔记数以千计——可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三百多年了，一批又一批的审判官，洋溢着波浪一浪又浪的热情，宣判她有罪或无罪。但，我们研究史料愈是认真，就愈加发愁：各种历史证据居然根本不足为凭（艺术创造当然也是如此）。任何一件文献，尽管它的悠久历史经过周密的考证，尽管它是货真价实的归档材料，却保证不了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允。同一件事，在同时几位史家的记载中，却有南辕北辙的出入。此种情形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例中似乎尤为显著。在这里，每有谴责，必有辩解；每有一个“是”，必有一个“不”同它颉颃，两者各有文件为证。真理和谎言共生，事实和虚构并存，难解难分，以致实际上每种观点都可以做到言之有据。如果你想证明玛丽·斯图亚特预闻了谋杀亲夫，有几十份证词可以供你使用。如果你想支持对立面，证词也不

成问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的颜料。传流至今的材料既是如此芜杂，倘若再掺入政治偏见或者民族主义，那就更成了彻底的蓄意歪曲。人处在争论生存还是毁灭的两个阵营、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之间，都抗拒不了诱惑，非得参加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确认此是而彼非，或诋毁此而赞美彼。这是人的天性。倘若像这桩公案，列位著作家多半各有归属，分别属于交锋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是势所必然。总之，新教的著述者把一切罪过都诿之于玛丽·斯图亚特，而天主教徒却归罪于伊丽莎白；英格兰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把玛丽描绘成杀人犯，而苏格兰人则把她说成是受害者，一身清白而横遭卑鄙的诽谤。关于“首饰箱信件”，争论更多。一些人赌咒发誓说它真，另一些人指天誓日说它假。一句话，在这件事上，连鸡虫得失的事情都带有派性的色彩。所以，一个既非英格兰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超然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或许能够比较客观而无成见地评说一番；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派性偏见的艺术家，或许更能够理解这出悲剧。

即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断言他所知道的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种种行状都是不容置疑的真情，那也是过于大胆，叫人不能原谅。其实，他唯一能把握的只是某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而至于他以他的全部智力和良知认为客观的观点，也难免带着几分主观性。史料成了一本糊涂账，他只能从糊涂账中去探究真相。当时诸人的叙述如此牴牾扞格，故而他对于这桩公案，在每一细枝末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小心谨慎，在某些情况下，最最老实的做法莫如在他的裁断后面打上个问号，承认玛丽·斯图亚特这一或那一事迹至今茫无头绪，无可钩稽，大概永无大白于天下的一日。

因此，作者向诸位奉献这部试作时，抱定宗旨决不采录刑讯及其他威吓和暴力手段逼供而得的证词；实事求是的人决不会指望和依靠屈打成招的口供，把它当作可信的材料。间谍和使臣(这两者在当年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同样如此，经过极其过细的选择才偶见于本书；本书作者对每一份报告都采取存疑的态度。倘若本书作者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的“首饰箱信件”真实可靠，那是他把种种情状再三斟酌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参照了内在性格方面的因素。凡是文献中有两种相反说法的，本书作者对每种说法都要追溯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总是酌量这种或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这是本书作者的根本准则。

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不是个谜。它的矛盾仅仅表现在表面的发展上，内在的本质却是完整的，从头至尾都是鲜明的。玛丽·斯图亚特属于那种给人印象极深、能迸发出强烈的喜怒哀乐而又为时极短的少数女性，属于那种光

辉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不是那种逐渐凋谢而是仿佛只在一种激情的熔炉中一次燃尽的女性。二十三岁以前，她的感情始终像水波不兴的溪流；而往后——从二十五岁开始，她的感情也并未汹涌澎湃。唯有那短短的两年，风暴骤起——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成了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气势磅礴的悲剧，类似《奥瑞斯忒亚》*。唯有那两年，玛丽·斯图亚特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两年的狂飙使她超越了自己，在不可遏制的冲动中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扼杀了她心中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仍活在诗歌和争论中，却又只能归功于她的激情。

内心生活异常浓缩，全部都是绝无仅有的瞬间爆发，这决定了玛丽·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任务是再现这条大起大落的曲线，并且表现出它的独此一家的个性。所以，她一生的前二十三年以及被囚禁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与她悲惨的激情喷薄而出的两年时间相等。作者如此剪裁，但愿诸位不以为恣肆。人的一生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吻合。对于心灵，唯有感受的充实方能作为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不像冷冰冰的日历，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从内心计算逝去的时光。在感情的陶醉中，怡然地挣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福佑，人能够在一瞬间淋漓尽致地领略人生；尔后，弃绝了激情，又沦入一片空白，苦熬着永无尽头的岁月，伴着憧憧幻影，陷入荒漠般的空虚。正因为如此，在往日的生活中只有那些紧张激动的瞬间才留下了痕迹；正因为如此，生活唯有浓缩成瞬间，唯有通过瞬间，才能够真实地被描叙出来。一个人，唯有焕发出精神力量，于己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唯有燃烧至白热，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

* 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凡未注明来源的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 第一场地点 苏格兰,1542年—1548年
 第二场地点 法国,1548年—1561年
 第三场地点 苏格兰,1561年—1568年
 第四场地点 英格兰,1568年—1587年

人物表

苏 格 兰

詹姆斯五世(1512—1542) 玛丽·斯图亚特的父亲

洛林的玛丽·德·吉斯(1515—1560) 詹姆斯五世的妻子,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

詹姆斯·斯图亚特,梅里伯爵(1533—1570) 詹姆斯五世与厄斯金勋爵之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所生的儿子,玛丽·斯图亚特的异母兄,玛丽·斯图亚特临朝前以及后来的苏格兰摄政

亨利·达伦雷(斯图亚特)(1546—1567) 亨利七世的外曾孙,母亲是亨利八世的外甥女伦诺克斯夫人。玛丽·斯图亚特的第二任丈夫,由玛丽扶上苏格兰王位

詹姆斯六世(1566—1625) 玛丽·斯图亚特与亨利·达伦雷所生的儿子。玛丽·斯图亚特死后(1587年)成为名副其实的苏格兰王;伊丽莎白死后(1603年)成为英国国王,称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赫本,博斯韦尔伯爵(1536—1578) 后为奥克尼公爵,玛丽·斯图亚特的第三任丈夫

威廉·梅特兰德·列廷顿 玛丽·斯图亚特的宰相

詹姆斯·梅尔维尔 玛丽·斯图亚特的外交代表

詹姆斯·道格拉斯,莫顿伯爵 梅里被杀后出任苏格兰摄政,1581年被处死

马修·斯图亚特,伦诺克斯伯爵 亨利·达伦雷的父亲,指控玛丽·斯图亚特谋杀其子

亚盖尔

阿兰

莫顿·道格拉斯

厄斯金

戈登

哈里斯

韩特莱

寇柯尔迪·格林治

林赛

马尔

鲁瑟文

都是勋爵,忽而拥戴玛丽·斯图亚特,忽而反对;曾参与无数次的阴谋和内讧,几乎全都死在断头台上

玛丽·比顿 }
 玛丽·弗莱明 } 都是玛丽·斯图亚特的朋友，年岁相若
 玛丽·利文斯顿 }
 玛丽·塞顿 }

约翰·诺克斯(1505—1572) 改革派教会布道师，玛丽·斯图亚特的主要政敌
 大卫·李乔 音乐家，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1566年被杀
 彼耶尔·德·夏特利亚尔 玛丽·斯图亚特宫廷的法国诗人，1563年被处死
 乔治·布坎南 人文主义者，詹姆斯六世的导师，写过一些谤书，攻讦玛丽·斯图亚特最为出力

法 国

亨利二世(1518—1559) 法国国王，1547年即位
 喀德琳·美第奇(1519—1589) 亨利二世的妻子
 法兰西斯二世(1544—1560) 亨利二世的长子，玛丽·斯图亚特的第一任丈夫
 查理九世(1550—1574) 法兰西斯二世的弟弟，兄终弟及，继位为法国国王

洛林枢机主教 }
 克洛德·德·吉斯 } 吉斯家族成员
 弗朗梭阿·德·吉斯 }
 亨利·德·吉斯 }

龙 萨 }
 杜倍雷 } 文人墨客，曾在作品中歌颂玛丽·斯图亚特
 布朗当 }

英 格 兰

亨利七世(1457—1509) 英格兰国王，1485年即位，伊丽莎白的祖父，玛丽·斯图亚特的外曾祖父

亨利八世(1491—1547) 亨利七世的儿子，1509年即位

安妮·博林(1507—1536) 亨利八世的第二位妻子，被控不贞，被处死

玛丽一世(1516—1558) 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所生的女儿，爱德华六世死后(1553年)为英格兰女王

伊丽莎白(1533—1603) 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所生的女儿，父亲生前视为私生女；异母姐玛丽死后(1558年)即英格兰王位

爱德华六世(1537—1553) 亨利八世第三次结婚后，与乔安娜·西摩所生的儿

子，幼时即与玛丽·斯图亚特订婚，1547年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伊丽莎白的继承人

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1520—1598) 伊丽莎白的炙手可热的宰相

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 国务大臣兼警务大臣

威廉·戴维逊 第二大臣

罗伯特·达德雷，莱斯特伯爵(1532—1588) 伊丽莎白的面首，伊丽莎白曾为他向玛丽·斯图亚特提亲

托马斯·霍华德，诺福克公爵 英国首屈一指的大贵族，觊觎娶玛丽·斯图亚特为妻

塔尔博特，施鲁斯贝里伯爵 奉伊丽莎白之命看管玛丽·斯图亚特，达十五年之久

埃米阿斯·波立特 玛丽·斯图亚特的最后一任看守

目录

序言	1
人物表	1
第一章 冲龄践祚	
1542年—1548年	1
第二章 少小在法国	
1548年—1559年	10
第三章 孀居的王后和在位的女王	
1560年7月—1561年8月	20
第四章 回到苏格兰	
1561年8月	33
第五章 巨石滚动	
1561年—1563年	44
第六章 政治新娘拍卖行中的热闹	
1563年—1565年	53
第七章 再嫁	
1565年	69
第八章 霍利鲁德的险恶之夜	
1566年3月9日	79
第九章 忠诚的叛徒	
1566年3月—6月	90

第十章	难以穿越的密林	
	1566年7月—圣诞节	100
第十一章	爱情的悲剧	
	1566年、1567年	111
第十二章	走向谋杀	
	1567年1月22日—同年2月9日	128
第十三章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1567年2月—4月	139
第十四章	走投无路	
	1567年4月—6月	152
第十五章	废黜	
	1567年夏	167
第十六章	失去自由	
	1567年夏—1568年夏	176
第十七章	流亡女王的套索	
	1568年5月16日—6月28日	185
第十八章	套索收紧	
	1568年7月—1569年1月	192
第十九章	幽居	
	1569年—1584年	203
第二十章	最后一圈	
	1584年—1585年	215
第二十一章	走向结局	
	1585年9月—1586年8月	224
第二十二章	伊丽莎白的矛盾心理	
	1586年8月—1587年2月	238
第二十三章	我的终结便是我的开始	
	1587年2月8日	251
	独幕喜剧	
	1587年—1603年	261

第一章

冲龄践祚

1542年—1548年

诞生不到一星期的玛丽·斯图亚特成了苏格兰的女王。她生命之初，便显露了她一生的本初规律——往往太早，还不会喜悦，她就接受了上天的慷慨的赐予。1542年12月的一个阴霾的日子，她生在林利豪堡。当时，她的父亲詹姆斯五世躺在邻近的福克兰德，正处在弥留之际。国王今年三十一岁，却已被生活压倒，在权势和斗争中心力交瘁。他是一位真正勇敢的人和骑士，生性热爱生活，极其崇尚艺术，十分喜欢女人，深受百姓拥戴。他不时微服出访，参加乡间的节庆，同农民一道跳舞、开玩笑；他写的歌谣长久流传在他的社稷之邦。但他出身于一个倒霉的家族，是一个倒霉的继承人，生活在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又适逢一个混乱的时期。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气势汹汹而厚颜无耻的邻居亨利八世怂恿他在国内实行宗教改革，詹姆斯五世却始终忠于天主教。苏格兰的贵族一贯要把这位乐天而平和的国王拖进战争和内乱。他们趁机利用了亨利八世和詹姆斯五世的不和。詹姆斯死前四年——在他向玛丽·德·吉斯求婚期间——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那些穷凶极恶、一意孤行的氏族，如果迎合不了他们的心意，那么，当个国王是非常的窝囊。“夫人，”他以令人感动的真诚写道，“我才二十七岁，但是生活已经让我深感沉重，同我的王冠一样。……我幼失怙恃，落入野心勃勃的贵族手中。势力强盛的道格拉斯家族挟持着我，我对这个姓氏至今深恶痛绝，一想起就痛恨不已。恩加斯伯爵阿奇博尔德，他的弟弟乔治，和他们全体被放逐的族人无休无止地挑唆英国国王同我作对。那位国王在我的国家里无孔不入，到处搞



亨利八世(1491—1547) 亨利八世于1509年登基,时年十八岁。他有六位妻子;执政期间其权力之大前所未有的。当罗马教皇废止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时,他自我拥戴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他关闭修道院,把财产赐给爱臣,并资助海外战事。他的遗产利弊参半:巩固了王室,却诱发了内乱和外患。他的女儿暨继任者伊丽莎白将直面这一切。这是小霍尔拜因为亨利八世所作的肖像画。

见不得人的许愿或用黄金收买，没有一个贵族不曾受到他的勾引。我时时刻刻顾虑我的安全；同样，我时时刻刻顾虑我的旨意被人玩忽，公正的法律被人蹂躏。这一切，都叫我忧心忡忡。夫人，我期待着你的支持和忠告。我虽然没有任何经费，只有法国国王的帮助和我的腰缠万贯的僧侣们区区几文的施舍，却仍想翻新我的城堡，修葺要塞，建造舰船。但是我的男爵们把一个想真正当家作主的国王看成冤家对头。我担心，尽管有法国国王的友谊和他的军队的支援，尽管百姓对我忠心耿耿，我仍无法迫使男爵们就范。我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在我的国家匡扶正义与和平。我认为我会成功，只要我的贵族们没有强大的外援。英国国王不断在我们之间搬弄是非。他强加给我的国家的异教，毁了各个阶层直至僧侣和平民百姓。我和我的列祖列宗自古以来依靠的唯一力量是市民和教会。我暗自问：他们还会长久做我的支柱吗？”

这真是一封卡珊德拉*的信。不祥的预言一一应验。还有其他许多更加严重的灾难落到国王头上。玛丽·德·吉斯给他生的两个儿子都死于襁褓之中；詹姆斯五世正值盛年，却还没有后嗣能够继承那一年年叫他越来越吃不消的王冠。最后，桀骜不驯的男爵们把他拖进一场战争，同强大的英国开战，然后在节骨眼上又叛离了他。在索尔韦海湾，苏格兰不仅吃了苦头，并且尝到了失败的耻辱的滋味。被氏族首领们抛弃的军队几乎没有抵抗，怯懦地望风溃逃；而国王这位勇敢的骑士，在这痛心的时刻，并没有同异族的敌人交锋，而是在同他的死神搏斗。他在腻味的生活和无聊的斗争中耗尽了精力，在福克兰德卧床不起，挨受着热病的煎熬。

1542年12月9日是个阴沉沉的冬日，窗外弥漫着浓重的雾，一个使者在福克兰德堡的大门外敲门。他是来给垂死的、痛苦不堪的国王报信：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女继承人。但是，詹姆斯五世空荡荡的灵魂中已经容纳不了欢乐和希望。为什么不生个儿子，生个男继承人呢？……死在眼前，他处处见到不幸、破灭和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们的王位由女人而得，也由女人失去。”他无可奈何地说。这句抑郁的谶言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他翻身向里，再也没有应声。几天后他被安葬。于是，玛丽·斯图亚特还没有学会睁开眼睛看世界，便成了女王。

然而，出生在斯图亚特家族，并且又是苏格兰女王，这就意味着要遭受双重的诅咒。斯图亚特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顺遂而长久地坐稳过王位。两位国王——詹姆斯一世和詹姆斯三世被弑，另外两位——詹姆斯二世和詹姆斯四世则战

* 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公主，有预言才能。在现代语中，指这样一种人：他预见到未来的灾难，但自己既束手无策，又不能说服旁人采取预防措施。

死在沙场，而他们的两个后裔——这个还不知世事的女婴和她的嫡孙下场则更惨，竟在断头台上引颈受戮。这个阿特柔斯家族*中，谁也没有活到耄耋之年，谁也没有获得命运和吉星的青睐。他们永不停息地同外部和内部的敌人战斗，同自己战斗；他们无休无止地处在外界的骚乱之中，同时经受着内心的骚乱。他们的国家永无宁日，而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安宁的时候。在他们的臣子之中，最最靠不住的，是那些本来应该辅弼王室的人——勋爵们，男爵们，以及那些阴沉无情、粗野放肆、贪婪好战、固执任性的骑士贵族，正如漂泊到这个云雾之国的诗人龙萨的怨言：这是“野蛮的国家和残忍的民族”。勋爵们，男爵们，在自己的领地和城堡里都是土皇帝，仿佛把牲畜赶往屠宰场一般驱使他们管辖的农夫和牧人没完没了地为他们打仗和劫掠。这些专制的家族统治者，除战争之外别无其他娱乐。他们的嗜好是纷争，他们的动机是嫉恨，他们的心念所系是权力。

“黄金和利益是唯一能以歌声打动苏格兰勋爵们的塞壬**，”法国使臣写道，“开导他们，指出什么是对国家的义务，什么是荣誉、公正和高尚的行为，只会引起他们的嘲笑。”他们好勇斗狠、贪婪成性，恰似意大利的佣兵队长，而且在表露贪欲时的粗野更胜一筹，这些历史悠久、势力强盛的家族——汉密尔顿、阿兰、梅特兰德、克罗福德、林赛、伦诺克斯和亚盖尔等家族，老是在为争夺凌驾众人之上的地位而咬来咬去。他们或者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吵个不休；或者信誓旦旦，郑重其事地“结盟”，把他们短暂的同盟关系肯定下来，以反对别的什么人。他们一贯党同伐异，但内部并无信义；他们全都有亲缘关系或联姻关系，实际上却是心怀嫉恨、不共戴天的冤家。不管他们自称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全看哪方对他们有利），反正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异教徒和野蛮人，仍然是麦克白和麦克德夫***的子孙，是莎士比亚以生花妙笔刻画过的嗜血的邪派人物。这帮贪婪而桀骜不驯的人只有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致反对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全都厌恶顺从，全都不知忠诚为何物。这是“一帮无赖”（“parcel of rascals”）——最最地道的苏格兰人彭斯曾这样说过。假若他们容忍什么权力之类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城堡和其他产业之上，那只是出于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嫉妒。戈登家族之所以让王冠落到斯图亚特家族手里，那是因为害怕王冠被汉密尔顿家族抢去；而汉密尔顿家族之所以拥戴斯图亚特家族，无非是因为嫉妒戈登家族。一个苏格兰国王，他如果由于少年气盛、自命不凡而想当个名副其实的国王，想认真治理国家，树立良好的风气，抵制勋爵们的贪心，那

* 希腊神话中一个命运悲惨的家族，现存三十三部古希腊悲剧中，有八部与这一家族的成员有关。

** 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常以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

*** 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人物。

就算倒了霉！这帮子彼此敌对的人马上会统统团结起来，亲如手足，以便合力推翻他们的君主。倘若他们办不到以兵戎相见，刺客的万无一失的匕首便会来替他们出力。

这个被狂暴的贪欲搞得四分五裂、阴沉而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小国，这个地处欧洲极北、海水拍岸、孤悬绝域的蓑尔小邦祸不单行，连年的战乱造成了国力的枯竭，以致贫困不堪。几座城市(其实又算得了什么城市，只是几片挤在一起的破房子，无非有要塞保护罢了)富不起来，连丰衣足食都做不到。它们老是被洗劫，被纵火焚烧。至于贵族的那些易守难攻的城堡(其阴森而雄伟的废墟至今还耸立在那里)——丝毫不像那些以富丽堂皇和宫廷豪华气派标榜的真正的城堡——仅仅用于战争，而不是为了和平的目的用来接待宾客。在为数不多而又支派繁衍的贵族世家和他们的农奴之间，缺少一个精力充沛的中间阶层——而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却是国家少不了的，少不了它的功在社稷的力量。仅有的一片人烟稠密的地区是在特维德河和费尔德河之间，离英国国境太近，英国人的侵袭屡屡把它洗劫一空。在北部，围绕孤零零的湖泊或在荒漠般的牧场上或在莽莽的森林中踽踽，可以步行几小时而见不到一座村落、城堡或市镇。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地区，村庄一个挨着一个，这里可是迥然不同：这里没有促进本国贸易和振兴百业的宽阔的大道，也没有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那样的码头——飘扬着五颜六色桅旗的船只从这里急匆匆地远涉重洋去猎取黄金和香料；这里的老百姓靠牧羊和渔猎生活，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勉强勉强吃饱肚子。苏格兰当时的习俗和法律、生活水平和文化，落后于英国和欧洲不下一百年。各国的港口城市均已出现了银行和交易所，而这里还仿佛处在圣经时代，财富是用土地和羊的多寡来表示。玛丽·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斯五世的全部财产是一万头羊。他既没有王室的珍宝，也没有军队，没有支持他行使权力的禁卫军，因为他养不起兵，完全由勋爵们当家作主的议会从来不让国王获得实际施政的手段。除了粗劣的膳食，国王的一切都是有钱的盟友法国和教皇送给他的：为他宫殿城堡里的每一条地毯、每一幅织品、每一座烛台，他都曾付出屈辱的代价。

难以消泯的贫困像脓疮一样消耗着美好而高尚的国家苏格兰的政治力量。国王、士兵和勋爵们的窘迫和渴求使苏格兰成为外国君主手中的玩具。谁反抗国王而拥护新教，谁就会得到伦敦的资助；谁为天主教和斯图亚特家族打仗，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就会给他钱；外国列强爽快地掏钱购买苏格兰人的鲜血。英法两大民族争霸的斗争胜负未决，所以，挨着英国的苏格兰成了法国少不得的伙伴。每当英军入侵诺曼底，法国便把苏格兰当作匕首刺向英国的背后，雄赳赳的苏格兰人立即跨过国界，威胁他们的夙敌。但是即使在平时，苏格兰人也一